

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

王衛平 主編

海虞詩苑 海虞詩苑續編

【清】王應奎 瞿紹基 編

羅時進 王文榮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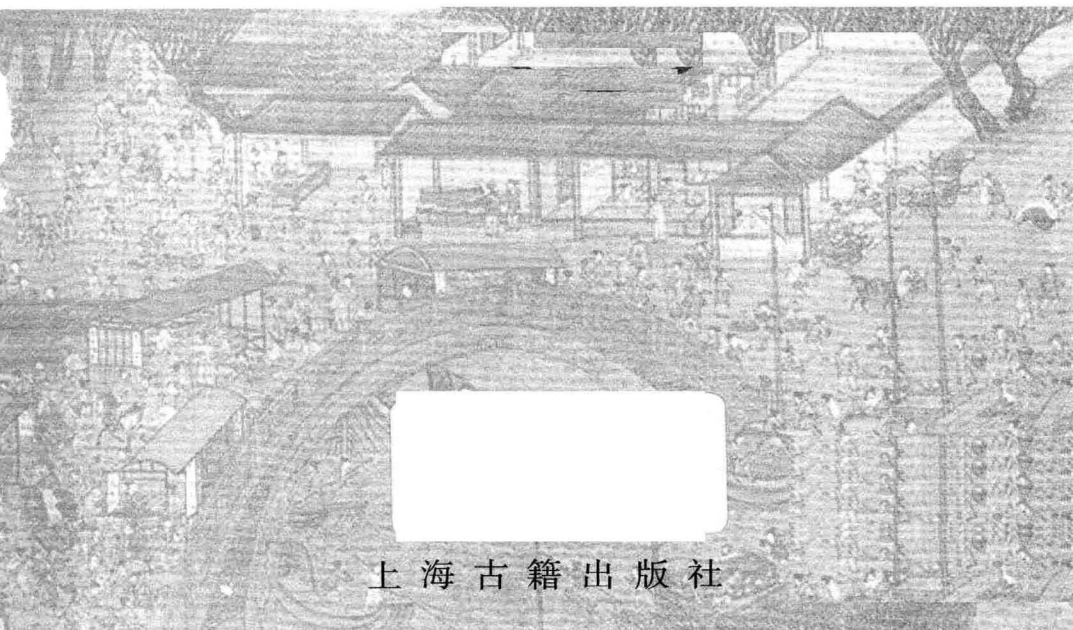
蘇州文獻叢書第二

王衛平 主編

海虞詩苑 海虞詩苑續編

【清】王應奎 瞿紹基 編

羅時進 王文榮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海虞詩苑 海虞詩苑續編/(清)王應奎,瞿紹基編;
羅時進,王文榮點校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.4
(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)

ISBN 978-7-5325-6592-4

I. ①海… II. ①王…②瞿…③羅…④王… III.
①古典詩歌—詩集—常熟市—清代 IV. ①I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77165 號

蘇州文獻叢書第二輯

海虞詩苑

海虞詩苑續編

[清]王應奎 瞿紹基 編

羅時進 王文榮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24.125 插頁 5 字數 613,000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1,800

ISBN 978-7-5325-6592-4

I·2602 定價:84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蘇州文獻叢書》編纂工作委員會

主任委員 蔡麗新 王鴻聲

副主任委員 繆學爲 陳 嶸

委 員 徐春宏 朱曉平 金德政 張 欣 王衛平
袁勇志 馬衛中 羅時進 王稼句 吳恩培
朱小田

主 編 王衛平

總序

王衛平 羅時進

吳之地域，自遠古形成，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。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，混茫遠接，涵演淵深，太湖文化於茲含孕；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，盡望無際，滿目森茂，江南文明緣此成長；而憑陵高峻，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，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，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，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。

初民遠逝，先賢杳渺。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，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，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，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。但憑借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，對吳地的歷史事件、過程、走向、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，做力所能及的還原，而視今探古，唯物以求，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。吳文化，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、提煉、呈現。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“人文化成”，即“文”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“化”入生產、生活、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。

考察吳地“人文化成”的過程，當着眼於地、人、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。“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”，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。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，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。正如陳去病云：“端委化俗文明開，延陵觀樂中原回。四科言氏尚文學，宗風肇起孳胚胎。加以

太湖三萬六千頃，澄泓渟蓄何雄恢。朝鍾夕毓孕靈秀，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。”^①穆彰阿亦謂：“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，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，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，而山川風氣爲之也。江南乃古名勝之區，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，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，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，挺奇峰而出秀巘，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。”^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，方促進了“詩書之澤”、“文獻之邦”的形成，使得唐宋以來，尤其是明清時期，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，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。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《袁永之文集序》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：

吳自季札、言游而降，代多文士。其在前古，南鐻東箭，地不絕產，家不乏珍，宗工巨人，蓋更僕不能悉數也。至於我朝受命，郡重扶馮，王化所先，英奇瑰傑之才，應運而出，尤特盛於天下。洪武初，高、楊四隼，領袖藝苑。永宣間，王、陳諸公，矩矱詞林。至於英孝之際，徐武功、吳文定、王文恪三公者出，任當鈞冶，主握文柄，天下操觚之士，向風景服，靡然而從之。時則有李太僕貞伯、沈處士啓南、祝通判希哲、楊儀制君謙、都少卿元敬、文待詔徵仲、唐解元伯虎、徐博士昌穀、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，聲景比附，名實彰流，金玉相宣，黼黻並麗，吳下文獻於斯爲盛，彬彬乎不可尚已。正德、嘉靖以來，諸公稍稍凋謝，而後來之秀，則有黃貢士勉之、王太學履吉、陸給事浚明、皇甫僉事子安，皆刻意述作，力追先哲，而袁君永之，寔頡頏其間。^③

① 《陳去病詩文集》卷一《浩歌堂詩鈔》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② 潘世恩《潘氏科名草》，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。

③ 《袁永之集》，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。

這是一份“文壇點將錄”，然而纔開到明嘉靖中期，已是繁不勝舉了，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？綜觀歷代，豈能盡數！這是值得吳中，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。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，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。

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，也有現實的價值。廣袤的吳地，現代的發展與成就，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。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，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；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，亦由歷史而累積。因此回望吳文化，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，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，尋求到借鑒與經驗。除此之外尚應看到，吳文化是地域文化，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。這種地方性特點，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，它不但是方言音聲、風俗習慣、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，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、映照的根據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研究吳文化，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。它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，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。

吳文化研究，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，當推文獻整理。1918年冬，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，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，成立了“吳江文獻保存會”（又稱“松陵文獻保存會”），其《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》曰：

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，大雅之才，前後相望，振藻揚芬，已非一日。下逮明清，人文尤富，周、袁、沈、葉、朱、徐、吳、潘，風雅相繼，著書滿家，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。且也一大家之出，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，相與賞奇析疑，更唱迭和；而隔世之後，其風流餘韻，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，沾其膏馥，而雅道於以弗替。用是詞人才子，名溢於縹囊，飛文染翰，卷盈乎緗帙，斯

故我鄉里之光也。^①

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，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為洋洋可觀了。“文獻無徵，後生之責。夫責固有之，情更應爾。”因此，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，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，建構與蘇州文化、經濟、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，作為儲存吳文獻、發展吳文化的平臺。

兩年前，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准，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。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，面向江南，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。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為研究重點之一，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，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，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。蘇州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，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，非常支持這項工作，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，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。

文獻，是一個廣義的概念，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，而每一部又有眾多類別。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，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，我們難以窺其全豹，畢功一役，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，逐步整理面世。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。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，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，精益求精，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，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。

（作者王衛平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、羅時進為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）

① 張明觀、黃振業編《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89頁。

前 言

海虞，即常熟之古稱。其地在漢代因虞仲奔吳卒葬於此而稱爲虞鄉，屬吳縣。西晉時名之爲海虞縣，屬吳郡。常熟乃梁、陳時代之名，隋代以降大致沿用不變。清雍正四年嘗析常熟之東境置昭文縣，然常、昭同城而治，形神難分，海虞文化始終一脈相連，傳承不衰。

在江南地區，海虞自古山水清絕，風光嘉美。宋徽宗崇寧五年吳郡沈垞撰《乾元宮造記》云：

姑蘇之北有大邑焉，曰常熟，山長而水遠，泉甘而土肥，民富物庶，人樂其業。予嘗縱遊，觀覽勝地，遂登虞山之巔，臨尚湖之濱，得乾岡之勢，重山複嶺，松竹交映，隆然祠宇，金碧相照。

在文化上，海虞一地是與整個江南地區同步發展的，其興盛乃在唐代之後。雍正《昭文縣誌》云：

邑在江海之交，鹽鐵之轉輸，有鹽鐵塘，古置司鹽都尉。潮汐可蓄泄，灌溉得其利，水旱不能害，故縣得常熟之名。自漢迄唐，邑少聞人。迨宋而文治益盛，士之治經術以文詞進者彬彬焉。

明代以來，海虞便成爲海內聞名的文化之邦了，至清代則形成了詩歌、散文、繪畫、書法、琴藝全面發展的局面，而書院與藏書樓更涵

育了好學向古的風氣，提升了海虞的人文品質。清初常熟歸允肅《虞山先正詩序》曾非常自豪地描寫過鄉梓的人文氣象，其云：“吾虞風俗最爲近古。里巷社會，少長班白提挈，藹然有仁厚之澤。其君子涵泳詩書，類多博聞強識好古之士，俯仰流連，嘯歌於山顛水涯，以廉讓修飭自持。恥於干謁奔走，馳射聲利，有《伐檀》、《考槃》之素履。古稱文學之邦，蓋無愧云。”（歸允肅《歸宮詹集》卷二）我們知道，在明末清初這裏雖然經歷過“金戈鐵馬下虞鄉，文學名邦作戰場”（《海角遺編》第六十回）的浩劫，但地靈不滅，人傑亦不滅；海虞之山水在，海虞之人文同在。有清二百多年間，這裏的文學藝術得到了充分發展，“七溪流水皆通海，十里青山半入城”（沈玄《過海虞》）的古虞之地，成爲他邑難以匹敵的文化高峰。

詩歌創作的繁榮，是清代海虞文學興盛的最重要的標誌。論及其詩歌，我們必然想到虞山詩派。

虞山詩派這一名稱，在清初曹溶《靜惕堂詩集》卷四十四《雜憶平生詩友十四首》其九中已見。詩云：“情芽本易惹閒愁，紅豆莊前粉鏡秋。別體江河成日下，西昆翻訝少風流。”自注：“虞山詩派，沿襲不已。”^①這說明在順康時代或更早一點，這一詩學概念已經形成，並產生影響了。稍後王士禛《分甘餘話》亦云：“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：虞山（錢謙益）源於少陵，時與蘇近；大樽（陳子龍）源於東川，參以大復（何景明）；婁江（吳偉業）源於元白，工麗時而過之。”這裏雖然是體派論，也不無將虞山與雲間、婁東作爲地域性詩派的意識。乾隆時代沈德潛編撰《國朝詩別裁集》時也沿用了“虞山派”這一名稱，嘉道年間單學博《海虞詩話》有“虞山詩派錢東澗主才，馮定遠主法，後學各有所宗”之說，近代學者楊鍾羲的《雪橋詩話》亦取而用之，可見

① 這條材料爲李世英《清初詩學思想研究》（敦煌文藝出版社，2000年）首先採用，蔣寅《二馮詩學的影響與虞山派詩論》（《文史哲》2008年第1期）亦明確提示。

虞山詩派作爲一個突出的地域文學現象，在整個清代都是非常引人矚目的。

這一文學現象的形成，與錢謙益關係至爲深切。明代末期，隨着錢謙益在文壇崛起，虞山便隱然成爲南方詩學中心。謙益《林六長虞山詩序》云：“自余通籍，以至於歸田，海內之文人墨卿，高冠長劍，連袂而游於虞山者，指不可勝屈也。”此序作於崇禎十年前後，由此可知，其時虞山地區詩歌創作已進入興盛時期。其後錢謙益本人、二馮及其他虞山詩人便經常宣稱“吾邑之詩”、“吾虞詩人”、“吾郡詩學”如何，頗有闡揚群體創作特點的自覺意識，後來的“虞山詩派”的概念正潛含在虞山詩人的一系列論述中。最先明確透露出詩派群體創作傾向的是錢謙益的《虞山詩約序》。崇禎十五年十二月，虞山陸貽典（敕先）將“里中同人”之詩都爲一集，命之曰《虞山詩約》，請錢謙益作序，牧齋當仁不讓，以“希風真風雅”、“抒發真性情”爲旨成序，末云：

嗟夫！千古之遠，四海之廣，文人學士如此其多也。諸子挾其所得，希風而尚友，揚挖研摩，期以砭俗學而起大雅。余雖老矣，請從而後焉。若曰以吾邑之詩爲職志，刻石立墀，胥天下而奉要約焉，則余願爲五千退席之弟子，捲舌而不談可也。

陸貽典爲牧齋門人，也是馮班極爲敬重的詩友，此番來請求序言，不僅希望錢謙益明確提出“里中同人”詩歌創作的理論綱領，同時欲大張旗幟，“胥天下而奉要約”，這是頗有派別意願的舉措，至於“以吾邑之詩爲職志，刻石立墀”云云，更可見其時虞山詩人設帖立派的明顯動向。此際虞山詩人立派當然以錢謙益爲盟主，而二馮、陸貽典等皆爲一時之羽翼。二馮在虞山詩派中的地位，錢師仲聯先生擬之爲“疑丞”，即輔佐之臣（《錢遵王詩集箋校序》），近人張鴻在《常熟二馮先生集》跋文中闡明了這一群體結構：“啟、禎之間，虞山文學蔚然

稱盛。蒙叟、稼軒赫奕眉目，馮氏兄弟奔走疏附，允稱健者。祖少陵，宗玉溪，張惶西昆，隱然立虞山學派，二先生之力也。”這裏所謂“虞山學派”與“虞山詩派”實爲一義，張氏寥寥數語，已勾勒出一段極其濃縮的海虞詩歌小史。

清初虞山詩人是在與竟陵派的對立中張大旗幟的，馮舒在《以明上人詩序》中對虞山詩學傾向做出過闡述：

今天下之言詩者莫盛於楚矣，鍾、譚兩君以時文妙天下，出其手眼爲《詩歸》。……字求追新，義專窮奧，別風淮雨，何容間哉！於是天下之士，從風相靡。……夫吾虞之言詩者則異於是矣。曰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稱事達情，以文足志而已。若鮮顧篇章之理，而爭字句之奇，是絕腸胃而畫眉目也。（《默庵遺稿》卷九）

默庵此處稱“吾虞之言詩者”如何，所闡述的正是與竟陵派相異的詩派主張。馮班在《馬小山停雲集》中對虞山詩歌的“流風”有進一步的說明：“虞山多詩人，以讀書博聞者爲宗，情動於中，形於外，未嘗不學古人也，上通《詩》《騷》，下不遺於近代。然其甘苦疾徐，得於心，應於手，亦不專於往代之糟粕也。工拙深淺雖人人不同，然視世之沾沾□絕者，爲異矣。東澗老人亡來，流風未泯，作者間出。”這裏進一步指出虞山詩人以學問爲根柢、主性情的創作特色，可以看出虞山詩人對晚明詩壇公安和竟陵兩大派別，對前者較多的是接受，而對後者則持堅定的拒斥態度。

一代宗師錢謙益亡故以後，虞山詩派文脈不斷，且表現出十分旺盛的活力。那麼虞山詩歌是怎樣發展的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應當注意馮班這位清代虞山詩派的第二代盟主。王應奎在《西橋小集序》中說：“吾郡詩學，首重虞山，錢蒙叟倡於前，馮鈍吟振於後，蓋彬彬乎

稱盛矣。”謂其“振於後”，已經顯示出馮班的地位了。

就馮氏家族來說，與錢氏有通家之好，而馮班受學牧齋，亦深得牧齋讚譽。但馮氏兄弟具有與生俱來的獨立特行的性格，為人和治學都不隨人脚跟。二馮對牧齋的敬仰和影從是發自深心，但絕非盲目的。如湯顯祖、袁宏道、徐渭都在一定程度上為牧齋所肯定，而馮舒則一概否定，“嘉定程孟陽見推於錢宗伯，目為詩老”，而馮舒“塗抹其集幾盡”（《海虞詩苑》卷八《馮舒》），顯示出獨立而老成的藝術審美標準。而比默庵小九歲的馮班則更多的是以新一代虞山詩人的面貌出現，表現出與牧齋的某種同中之異。王應奎《柳南隨筆》卷一對錢、馮之異同有所揭示：

某宗伯詩法受之於程孟陽，而授之於馮定遠。兩家才氣頗小，筆亦未甚健爽，纖佻之處，亦間有之，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。然孟陽之神韻，定遠之細膩，宗伯亦有所不如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，而宗伯是文人之詩。吾邑之詩有錢、馮兩派。余嘗序外弟許曰冕詩，謂：“魁傑之才，肆而好盡，此又學錢而失之；輕俊之徒，巧而盡纖，此又學馮而失之。”長洲沈確士德潛以為知言。

這裏“某宗伯詩法受之於程孟陽，而授之於馮定遠”一語，是對虞山詩派傳承關係的總的說明，而謂“吾邑之詩有錢、馮兩派”，以我的理解，主要是揭示錢、馮之歧向，着重說明馮氏學於錢而變於錢，走出了一條新的詩學之路。事實上要從“文人之詩”與“詩人之詩”的角度去區分虞山詩人的門派，是十分困難的。從現存清代虞山詩人的創作來看，真正屬於“文人之詩”的，極為少見，而“詩人之詩”則在在皆是。質言之，在詩學觀念上後代虞山詩人宗仰牧齋，而實際取向上則主要走的是馮氏路徑。前述張鴻“祖少陵，宗玉溪，張惶西昆”十字是頗為精要的。清代虞山詩學發展，溯其源仍歸於牧齋之希風玉溪而

追步少陵，祇是後人既難有牧齋博雅光大之學問，又缺少牧齋源於特定時代的否定性情感特徵，故真正能够如牧齋融大學問與大性情於一體的，畢竟很少，更多詩人乃學馮氏而張皇西昆，在西昆體之清麗精美中，充分抒發各自的性情。王應奎說“吾邑詩學自錢宗伯起明季之衰，爲一代宗主，而兩馮君繼之，其道益昌”（《海虞詩苑·凡例》）；曹禾撰《海粟集序》稱“虞山之前輩曰宗伯錢先生，其論詩也苛，其自爲言也足，門牆士多從馮氏，學在鄉邦”（顧復淵《海粟集》卷首），所闡述的正是這一繼承與發展的實際情況。

要全面瞭解清代海虞詩歌，應當回到海虞詩歌創作的文本中去。江南爲人文薈萃之地，亦爲重要的文獻之邦，歷代江南文人十分重視地方文學文獻的採錄與編輯，而海虞地方詩文的收集和整理成果尤爲豐富，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文學遺產。現存較早的有明張應遴輯《海虞文苑》二十四卷，輯海虞有明一代賦詩雜文，以類敘次而成，萬曆三十八年梓行。清代此類文獻尤多，如《海虞文徵》三十卷、《虞邑遺文錄》十卷（補集五卷）、《虞山賦鈔》四卷、《海虞道咸國朝文選》不分卷、《虞邑幽光集》二十七卷（後集一卷、外集三卷、補集二卷、附集五卷、附一卷、續集一卷）。詩集有《虞山詩約》、《海虞詩苑》十八卷、《海虞詩苑續編》六卷、《虞山七家試律鈔》七卷等，即使鄉邑小鎮亦有詩集存焉，如《支溪詩錄》四卷、《唐墅詩存》四卷、續編一卷，不一而足，嘉道年間單學傳的《海虞詩話》中亦存有相當豐富的鄉邦文學史料。

在清代海虞詩歌總集中，以王應奎的《海虞詩苑》影響最大。應奎，字東溍，號柳南，常熟人。生於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卒於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。少有才名，然應鄉試八次未中，退居東鄉鳳塘橋，甚得同邑陳祖范（亦韓）、王峻（次山）、汪沈琇（西京）輩雅重，郡邑修志等事，必訪諮請益。嗜學汲古，至老不倦，“堆書及肩，而埋頭於其中，緬歲耿耿，不知戶外”（顧士榮《柳南隨筆序》）。著《柳南隨筆》、《柳南

續筆》，記載讀書所得和所見所聞，多涉鄉邑前修與時賢軼事，亦有地方布衣之異事奇聞。他與陳祖范等邑人“以道自重，發爲文辭”，結“虞山吟社”（沈德潛《王東溆柳南詩草序》）。其詩文創作俱爲可觀，《新葺書齋作》云：“小結書龕菜圃西，蘆屏竹几稱幽棲。當門舊種先生柳，繞壁新塗隱士泥。簾纖蝦須通社燕，籬編鹿眼限鄰雞。近同摩詰空諸有，斗室還將十笏題。”可謂清腴近道，典贍修潔。

《海虞詩苑》爲王氏苦心搜訪二十年而成，原擬成書二十卷，僅刊出十六卷，未成全功而身已歿，後人據其遺稿又刊十七、十八兩卷。全書選錄清代常熟詩人（部分流寓海虞以至於沒，而子孫皆占籍於該邑者）一百八十二家，計一千八百八十八首，依元好問《中州集》與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例，繫以詩人小傳。陳祖范在《海虞詩苑序》中稱此集所收諸家作品，“莫不呈材獻美”，並由此驕傲地認爲“吾邑雖偏邑，有錢宗伯爲宗主，詩壇旗鼓，遂凌中原而雄一代”；“海虞片壤，何渠不與長洲上林同其巨麗乎！”《海虞詩苑》中收錄的詩人，其中許多人都與錢謙益和馮班有交遊，還有一部分年輩稍後，但也是直接受到錢謙益、馮班兩代詩人影響的。因此我們可以將《海虞詩苑》看作清前期虞山詩歌的一個基本譜系，也可以作爲虞山詩派研究的重要依據。

當然客觀來看，王應奎編撰《海虞詩苑》雖然已盡尋訪之力，但並不可能搜羅殆盡。他在《凡例》中也已說明：“究不能無遺，如歸晟、陳芳績兩人，與顧寧人先生唱和，見之於亭林集中。此其詩當必可觀，而姓氏翳如，訪之邑人，罕有知者。此外湮沒難考更不知凡幾矣。”道光年間海虞著名藏書家、鐵琴銅劍樓先輩瞿紹基進一步搜訪地方文學前賢的詩歌作品，編撰成《海虞詩苑續編》。紹基，字厚培，又字蔭棠，清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生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卒。李兆洛《養一齋續集》卷四有《署陽湖縣學訓導瞿公墓誌銘》云：瞿氏“尤嗜書籍，值佳本必購之，藏至十萬卷”。在收藏宋元典籍，保護文化遺產方面，瞿氏可謂厥功甚偉，而對鄉梓人文，他亦深具情懷。《續編》之首頁，列

出“《海虞詩苑》前編已刻姓氏”，繼列“《海虞詩苑》續編姓氏”，這說明瞿氏是有意識地對《海虞詩苑》加以補充、完善。事實上《續編》撰成，清初至盛清時代海虞詩歌的譜系就更趨完整了。在保存海虞文學遺產方面，瞿紹基同樣是功不可沒的。

《海虞詩苑》與《海虞詩苑續編》都是有很高價值的地方詩歌總集。從編輯宗旨來看，王應奎和瞿紹基是一致的，主要在於“備志乘闕軼”，而不在於“集其大成”。故他們將視點更多地集中於沒有別集傳世的那些作者，對於聲名不顯而詩作較佳者尤注意採擇。這對於從鄉土基層的視野顯示一地之文學全貌，是極為難能可貴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們搜集詩歌作品，不僅僅依靠文獻文本，而且探訪於親好之家，尋索於友朋篋案。可以設想，如果沒有這番工夫，許多詩人以及他們所創作的極有意味和藝術價值的作品，蓋無流傳至今的可能了。這兩本詩集的珍貴性，我們在掀開每一個詩人作品的時候都能够體會到。

《海虞詩苑》與《海虞詩苑續編》以地繫詩，亦因詩存人，保存了大量的作者生平、家世、創作情況，部分作者的子嗣詩作亦有載錄，對深入研究海虞一地清代文學和家族文化的發展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。雖然限於搜集的條件，有些作家的介紹祇有片言隻語，但今天看來，也已如吉光片羽之稀珍了。王、瞿二氏，都有很高的詩學修養，他們對一些詩人創作經歷和特點的介紹，是相當貼切、精要的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。當今研究海虞文學、江南文學者，凡涉及該書所錄之詩人，都對其說極為重視，力求引證，便是其價值的最好的證明。

《海虞詩苑》現存最早的是乾隆二十四年(1759)古處堂藏版，此版署顧士榮等校訂，前有陳祖范序，後有許滉與王應奎之孫紹昌的跋文。據跋文可知，全書原定規模為二十卷(許說。紹昌說二十四卷，恐不確)，先梓成十六卷，後又續編三卷，而應奎歿後親友搜其遺篋，

僅得十七、十八兩卷，且小傳尚闕如。經多方商量，以爲“不敢妄增一人，濫收一詩，以誣先人，以欺當世”，故徑將兩卷遺稿原樣依序付印，這便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十八卷本的由來了。此次點校，一仍古處堂藏版，以完整體現古籍原貌。

無論從文獻或文學的角度來看，《海虞詩苑續編》都有特別的價值，足以引起重視和關注，相關問題需作一些說明。《續編》長期束之芸閣，幾近塵封狀態，其版本的實際情況很少爲世人瞭解，而現有的目錄資訊多有舛誤。此書係瞿紹基編輯，屈振鏞等校訂，經人鈔寫，未曾付梓。後轉手於多家，現爲上海圖書館收藏。全書以六卷題標，這在現存卷冊上是有根據的，但細檢其全書發現實際上所存並無三、四兩卷，而五、六兩卷却重複出現。經比勘全書各卷之序次和鈔錄情況，知此書原爲六卷，編成後形成了兩個鈔本，即初鈔本和再鈔本。再鈔本與初鈔本相比，間見增刪，但整體上顯得較爲清致，這在當時或爲定本了。但流傳過程中初鈔本和再鈔本都有散佚，初鈔本存卷一、卷二、卷五、卷六，再鈔本僅存卷五、卷六的內容。後來收藏者合所存之六卷於一體，而又誤標初鈔本卷五、卷六爲卷三、卷四，則此書貌似全璧，實殘缺三分之一。真不知天壤間《海虞詩苑續編》卷三、卷四今日尚存否？需要說明的是，該書卷五、卷六在輾轉過程中有好詩者複鈔之，此複鈔本今藏南京圖書館。然兩卷之前，鈔者只標示“海虞詩苑續編卷之”，不寫明卷數。可見複鈔者只獲得殘本而已，亦未見全稿。不標卷數，如有待也。南京圖書館編目時注爲“上下卷”，不確。

《海虞詩苑續編》因是鈔本，塗抹、修改、乙正之處甚多，即使五、六兩卷再鈔，亦有不少鈔後復加改易的痕跡。而且此書雖由瞿紹基編輯，但看來參與其事者衆，初步編成後又有人經目閱批，留下了圈點和批註，甚至還對小傳、作品字句加以過添刪和修改，書中還夾有一些批註的紙片。對於這些頗爲複雜的情況，我們此次認真斟酌，點